

影响20世纪西方世界的艺术评论

热爱绘画

L' AMOUR DE LA
peinture

[法] 克洛德·鲁瓦 著 罗国林 译 沈志明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热爱绘画

[法]克洛德·鲁瓦 著 罗国林 译

L'AMOUR DE LA PEINTURE

pein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爱绘画 / (法) 鲁瓦著; 罗国林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 12

(原创经典译丛)

ISBN 978-7-5402-2662-6

I. ①热… II. ①鲁… ②罗… III. ①绘画评论 IV. ①J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5475 号

L'Amour de la peinture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6

经伽利玛授权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

热爱绘画

作 者 [法] 克洛德·鲁瓦

主 编 沈志明

译 者 罗国林

责任编辑 张红梅 张洪雷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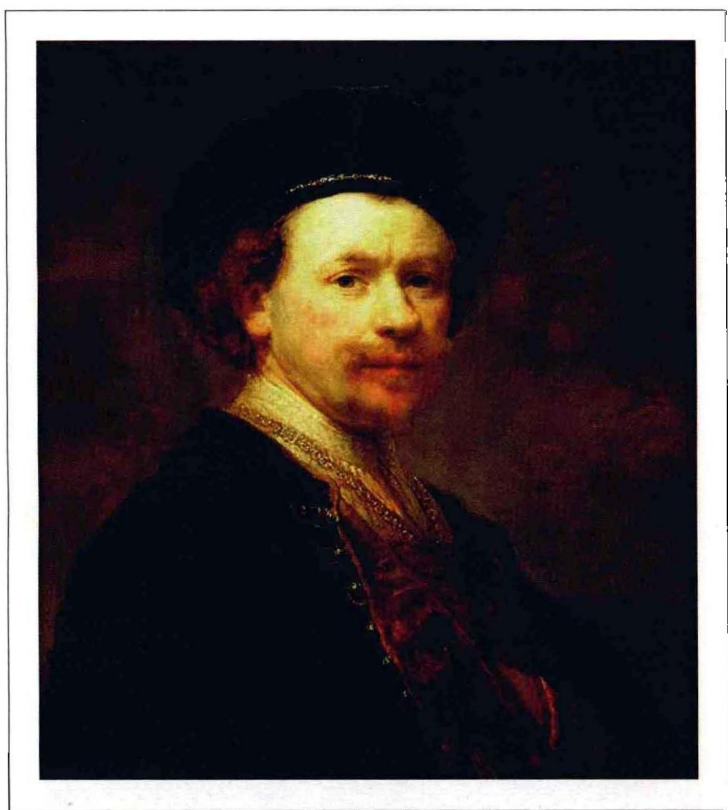
彩 页 8

字 数 14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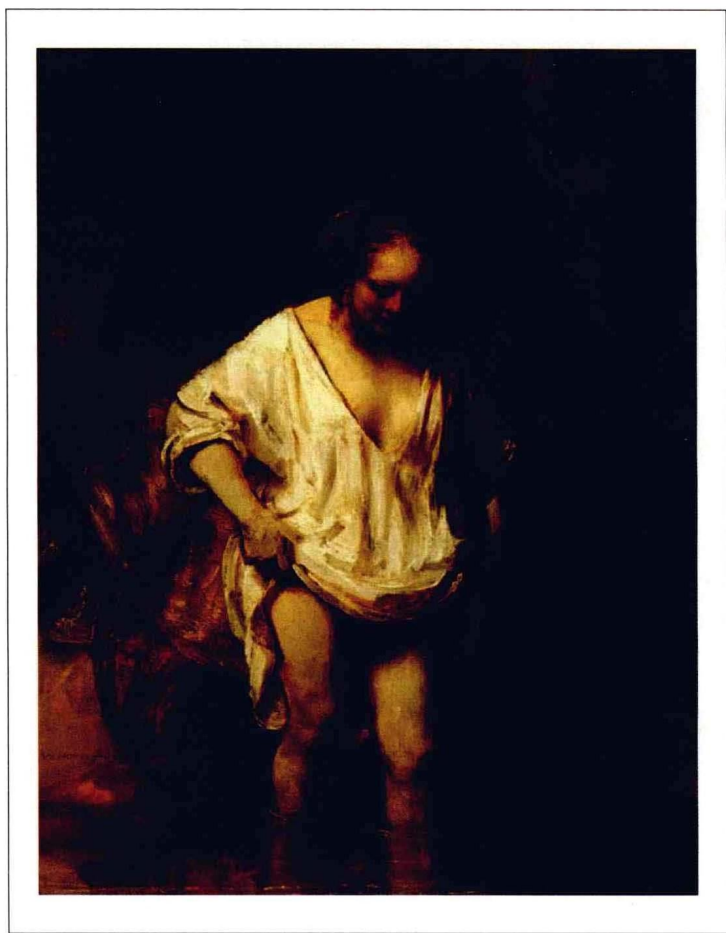
版次印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伦勃朗的自画像



河中沐浴的亨德里克 伦勃朗



达那厄 伦勃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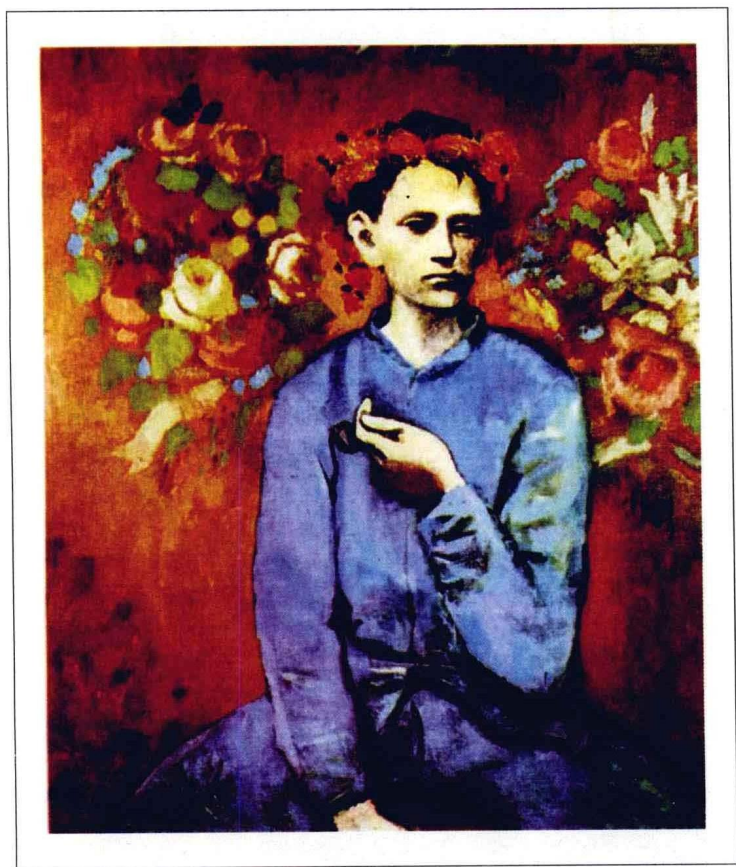
马木克起义 戈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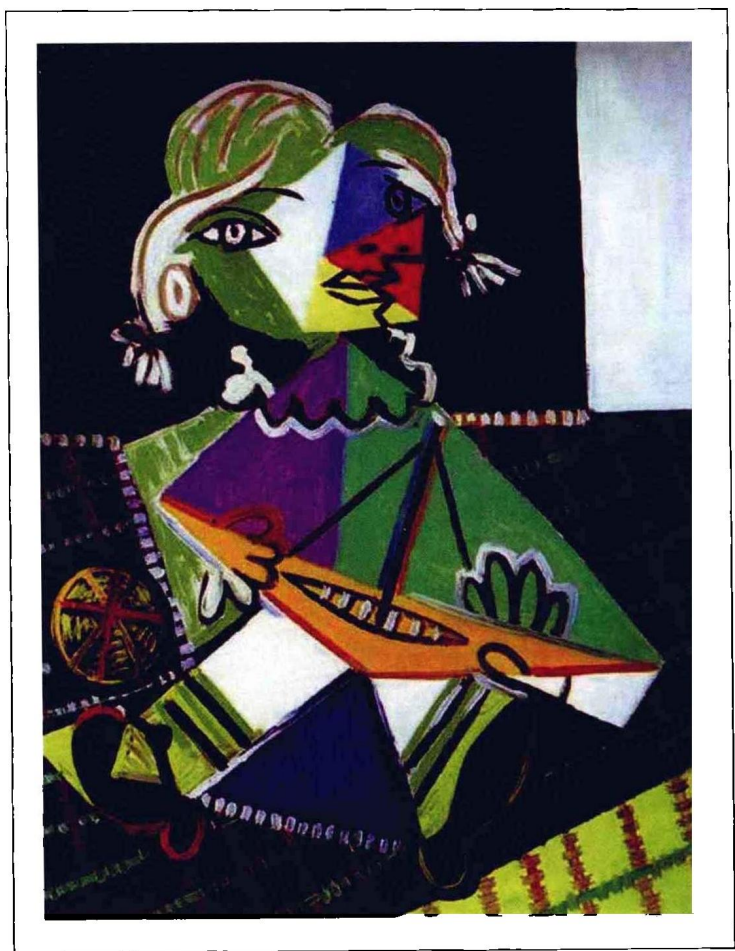
上图：枪杀马德里保卫者 戈雅 下图：着衣的玛哈 戈雅



伊莎贝尔·科沃斯·德波塞尔夫人 戈雅



拿烟斗的男孩 毕加索24岁时的作品



女孩与小船 毕加索

译序

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热爱绘画》，是因为热爱绘画或者说对绘画的爱，是他所写的三位“很不相同”的画家伦勃朗、戈雅和毕加索“共同的激情”。不错，对绘画的爱是这三位绘画大师共同的激情，但并非他们所独有。所有画家，至少所有真正的画家，都是热爱绘画的。一个人没有对绘画的爱，不可能成为画家。

事实上，作者在书里并没有费很多笔墨专门描述这三位绘画大师如何热爱绘画，却非常突出地论述了他们在作画和做人两方面特立独行甚至怪异的风格。下面就分别概要地叙述一下。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于历史画、肖像画、风景画及风俗画，同时精于图案绘制和版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曾经左右了整个欧洲的绘画方向。

这样一位画坛泰斗，早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显示出奇特的取向，偏爱老年人，他的油画和版画里全是老年人。他画他年老的母亲，画《旧约》里那些大祭司、长老和先知，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年老的母亲是一个干瘪的、掉了牙

的、满脸皱纹、皮肤松弛的形象。他在画母亲时，让时间停住，好让自己爱她，看她变老。他以一种异样的光辉笼罩着年迈的母亲，那是薄暮时分夕阳的余晖，是夜间的灯光，是黄昏时分的暗淡光线。画面的夜色在扩展，真让人不知道白天是否还会再来，老太太是否还能活到白天。在他看来，人的生命非常容易被毁灭，人的肉体经不起岁月的磨耗，必然会坏死。人活着就是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走向虚无。他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提香、丁托列托。那些新生的复兴者追求永恒之美，认为完美的思想应该表现在完美的人体上。“春天是他们的季节，维纳斯是他们心之所系，阳光是他们适宜的环境，青春是他们的视野。”而年轻的伦勃朗却不追求美，认为美并不是一种价值标准。他并不特别注重年轻人或成年人美丽的形体，认为男人中没有“伟丈夫”，女人中没有“美人儿”。他不把目光从一张张衰老的脸上移开。“昏暗是他的地域，黄昏是他的时辰，冬天是他的季节。”他的许多画色调偏沉偏暗，多是半明半暗，尤其越近老年，他的画里的光线越来越少，人称他为“黑暗王子”。一六六三年他接近花甲之年那幅难得的带笑模样的自画像，其背景就是正降临的夜色把一切笼罩在深深的、原始的冷漠之中。然而，年老与年轻、死亡与生命是相依相通的。伦勃朗最后一幅画《圣殿的两面》，画的是一个因高龄而行动困难的老人怀里抱着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这无疑是一个象征：与老年和死亡相依相随的是正在产生的、充满希望的新生命。

伦勃朗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了一句座右铭：“心里理所当然地重视的：荣誉重于财富。”

成年之后他说：“我寻求的不是人，是自由。”他的一个学生证实：他在画画的时候，即使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前来求见，他也不会见人家，来访者要么干等着，要么待他愿意接见时再来。他与什么人都交往，什么人他都画。同代的许多人指责他，要他改弦更张，但他充耳不闻。于是人家说这个怪人一意孤行，固执己见，脑袋是个榆木疙瘩，不懂得何谓有教养。有些评论家抨击说，伦勃朗要画一幅女人裸体画时，不选择希腊的维纳斯为模特儿，而选择一个洗衣妇或者谷仓里一个粗笨女工。而且把她松弛的乳房，变形的双手，甚至腰间衣服的皱褶，腿上皱巴巴的松紧袜带，统统都照画下来。评论家甚至批判他这样做是出于“异端的偏见”。对这些指责、抨击、批判伦勃朗一概不予理会，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与“地位低下”的人交往。因为他认为人不管地位高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至于绘画题材，他见什么取什么，有什么取什么。尤其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他的风俗画和版画，集中地表现乞丐、流浪者、瞎眼的暴徒、流动商贩、独臂汉、卖油煎饼的女贩子、打绑腿的农人等。而在为名人和地方显贵画肖像时，他的才华则全部被抑制住了。可是当他把自己的才华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时，他画出的作品又可能不被人理解。他至少有两件作品遭到客户的拒绝。一次是安东尼奥·鲁弗把向他预订的《荷马》退给了他，请他“画完”。一次是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的议员把预订的作品退给了他，请他修改。伦勃朗当然都说不，因为不是他的作品有问题，而是他们没看懂，他们认为他这种一挥而就不加修饰的作品“没画完”，甚至“不像一幅画”。

由于伦勃朗行为“怪异”，“不入流”，尤其是他与不应该交往的人交往，加之他挥霍钱财，法官宣布了他破产。而由于他坚持自己的绘画风格，这时他的画就卖不出去了，再也没有客户登门订画。已到老年的伦勃朗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人们看到这个老头儿举止古怪，在自己的宽袖长袍上擦画笔，而且竟然居住在犹太人区，平日里不是沉默寡言，就是冷嘲热讽，总是为自己的良心辩解。在命运的打击下，这一代宗师还远不到人生的垂暮之年，六十三岁就离开了人世。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以奇异多变的油画、素描和版画形式深刻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动乱，对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影响很大，到了二十世纪，其作品仍为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所尊崇。

年轻时的戈雅，是一个土里土气的阿拉贡人，但却有着浪漫、游侠的性格，是一个勾引女孩子的色鬼和斗牛士，逍遥自在，拔剑相斗，与几个流浪斗牛士跑到意大利去游玩，拐带漂亮姑娘，爬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这个浪漫的年轻人，后来成了西班牙宫廷御用画师，成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创新在绘画领域的一面旗帜。“戈雅是这样一个人：他有幸在历史面前成为被造反弄得四分五裂，鲜血淋漓，不可驯服的西班牙的代言人。”但是，他是农民出身，他一辈子直到生命结束，始终保持着农民那种小心谨慎而又狡猾的天性。一八〇八年，拿破仑进军西班牙，使戈雅及其自由派的朋友们左右为难，因为他们都支持法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可是大多数西班牙人痛恨外国军队的占领，尤其痛恨法国军队的残暴。这

时,狡猾的戈雅表面上显得非常顺从,非常谨慎,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有叛逆之心。在战争有利于法国人的阶段,他甚至雕刻了《马德里城寓意画》,向法国君主表示敬意。可是私下里,他积极搜集素材,为创作揭露法军暴行的《战祸》做准备。他在为法国将军居伊画肖像的同时,又构思了将成为西班牙抵抗运动殊荣的两幅油画:《五月二日马梅卢克民兵的进攻》和《五月八日的枪杀》。正是这些作品,使戈雅成为被压迫人民起来造反的象征。但是这个伟大而热情的人,“很会耍花招,会耐着性子,不声不响,把头缩进肩膀,等待风暴过去”。当白色恐怖下的西班牙气氛变得令人无法呼吸时,他并不挺身而出去打破这种气氛,而是绕着弯子设法摆脱。他不等人家来驱逐他,也不公开选择流亡,而是设法得到暴君的“恩准,去法国的普隆比耶尔温泉疗养,以减轻病痛”。凭着这个恩准,他跑到法国,在波尔多安顿下来,开始了他事实上的流亡生涯,根本没有去普隆比耶尔温泉疗养。

戈雅的作品,有许多是荒诞而绝妙的画谜,大部分都以阴影或墙壁、浓重的夜色、空阔的天空或黑糊糊的地牢为背景。尤其是《幻想画》和《怪异》两套蚀刻画集,不乏噩梦的景象,没尾没头的幻象,有好几个头的人和有好几个尾巴的怪物,猫头鹰、公山羊和女巫,甚至妖魔鬼怪。这部分作品在戈雅的整个作品里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因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他受妖魔迷惑,甚至把他与恶魔等同起来。从泰奥菲尔、戈蒂埃到波德莱尔的浪漫派作家,则强调戈雅的恶魔崇拜。其实公山羊、猫头鹰、女巫、妖魔都源于充满活力的民俗,戈雅只是借来讽刺社会。在这里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比妖

魔鬼怪更可怕，修道士比魔鬼还像魔鬼，老鸨比邪教组织的信徒更令人厌恶。戈雅的魔怪表现了西班牙社会的整个阴暗领域，揭露了社会上的邪恶势力。戈雅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倾其全部精力与邪恶势力和邪恶现象作斗争，而且在于他认为邪恶并非与他无关，与他不同，并非是他以外的东西。他认为邪恶的东西，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表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此，他同邪恶的斗争是把自己摆在其中，认为自己肯定有同魔鬼同流合污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听任“理智的瞌睡”蔓延。

有人说戈雅是个疯子。不错，戈雅是个疯子，一个有灵感的疯子。他抑制着自己的疯狂，不让自己变成疯子。他四十多岁丧失听力，七十多岁一度瘫痪，垂暮之年又几乎丧失视力，真可谓命途多舛。失聪、瘫痪、战争、屠杀、镇压、恐慌，戈雅的一生的确是令人发疯的一生。他的确疯狂，为了揭露侵略者的屠杀罪行，他跑到马德里街上的堆尸处，久久地凝视那些尸体，一笔一画地把一具具尸体画下来。有人说这只是一个传说，但这是一个真实而深刻的传说。疾病改变了戈雅，使他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有人说，这个人从此成了一个被禁闭在妖魔的地狱里的灵魂，一个被禁闭在阴暗地带的囚徒。不，这是一个耳聋、病魔缠身、痛苦的男人。纵观戈雅的绘画生涯，可以说一直有两个戈雅相伴：一个戈雅不知疲倦地赞美孩子们的天真烂漫，年轻女性的娇嫩鲜活，玛哈裸露的肌肤和漫步的丽人们的婀娜多姿；另一个戈雅是黑暗的居民，死亡的老主顾，女巫的伙伴，内心深处的猛兽的驯养者，巫魔夜会的常客，酷刑的见证人，吞噬儿童的克罗诺斯（时间